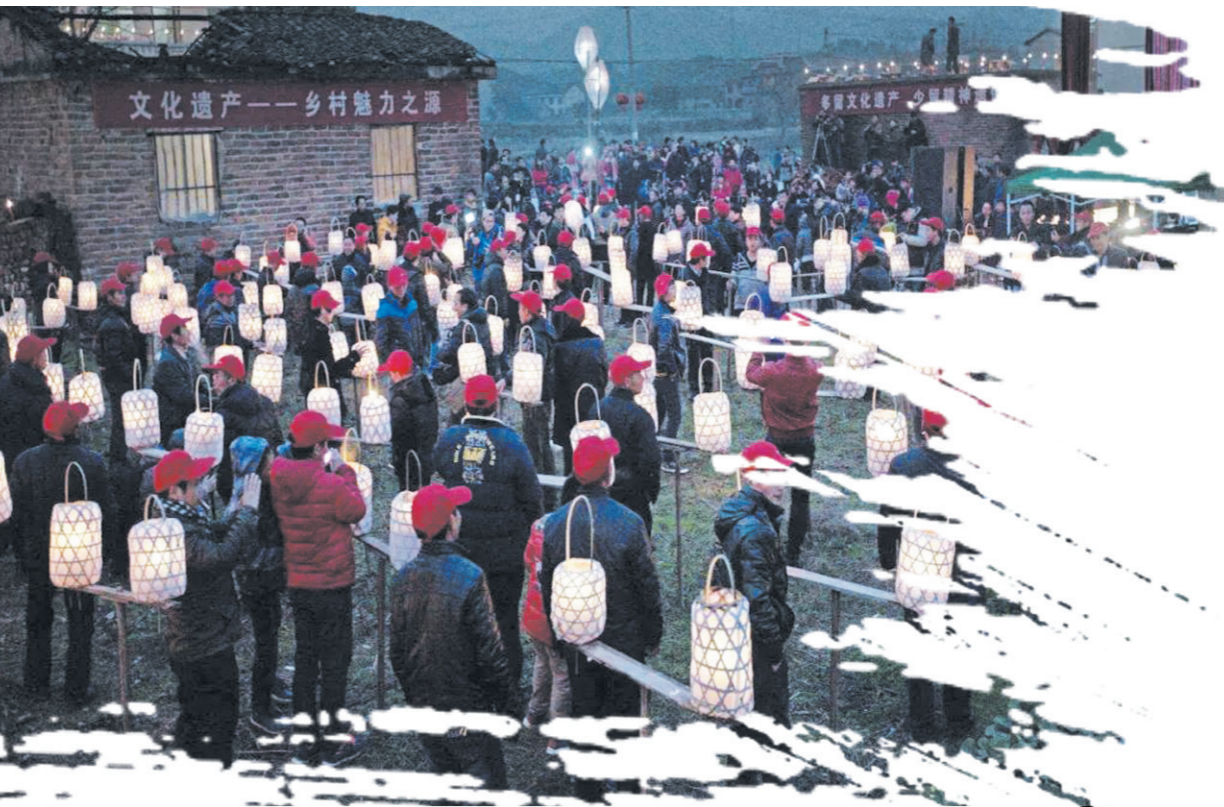


神农城迹

2024年2月27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马晴春



操作皮影戏的手艺人



等待出发的巨洲探灯

株洲风物 遥远的乡愁 ——攸县民俗拾零

张秀通

攸县位于罗霄山下,涑水江畔,以攸水流入县境而得名,县城自五代后梁时迁至今址,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,勤劳智慧的攸县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俗特色文化,播撒和传承着源远流长的地域文明。

攸县的民俗文化遗产非常丰富,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
●巨洲探灯

我的老家在攸县塘塘乡巨洲村,那是一个依山傍水、风景秀丽、民风淳朴的小山村。从小到大,我不知亲历了多少个元宵节的巨洲探灯盛会,不但没有感觉一丁点乏味,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是喜欢这个热闹劲儿。

今年正月十五,巨洲探灯的阵势尤其盛大。那天虽然下着毛毛细雨,寒风凛冽,但节日的氛围却有增无减,村里的福主庙前下午就开始搭台唱戏,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观看,广场草坪、村头村尾、田间地头、公路小道到处人流涌动、热闹非凡。

傍晚时分,村里家家户灯火通明,几乎每层楼房的每个拐角处都点上了明亮的蜡烛,烛光摇曳间,山村的夜色似透着一种神秘的诱惑。断黑时分,巨洲探灯的高潮将至,但听得鞭炮齐鸣、锣鼓喧天,上百盏巨洲探灯齐齐点燃,只见一行明黄色的探灯在两旁淡蓝色的“头灯”带领下,像一条长长的火龙般有序地开始挨家挨户地游走。

今年“头灯”的是年轻力壮的水旺兄弟俩。“头灯”的外形像一条鱼,一般两盏,比一般的探灯高出一米的样子,火光呈淡蓝色。头灯讲究火势要旺,火旺是个好兆头,代表着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。其余“探灯”依次紧跟着“头灯”走,它们点上后都明黄色,是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中间加上一根木棍,组成一个“T”字形的架子,木棍的下方是尖的,以便插入地下,木板的两端则扎上灯笼,内置蜡烛。探灯的数量有两端,加头灯共一百零一盏灯为吉祥数。

村里各家各户的男人们早早摆好祭酒等在家门口,一边向探灯来的方向张望,一边燃香烛、烧纸钱、燃放孔明灯来迎接探灯队,待到队伍经过自己门口时,赶紧激动地燃放烟花爆竹欢迎探灯队。此时,只见天空烟火绽放,地上人声欢腾,堪称村落的狂欢节。在这样的夜晚,村里百灯相连,井然有序,男女老幼结伴紧随“探灯”游行完毕,大家将探灯集中在福主庙前,灯笼围成一个火圈,人们欢聚一堂,大人小孩载歌载舞来送年迎春。

探灯的起源,至今是个谜团。据清同治版《攸县志》和当地谭氏族谱记载,明永乐二年(1404年),谭氏家族的先祖从江西迁址到巨洲村,每年从正月十一至十五,该村主要姓氏——谭氏家族轮流做东,牵头置办探灯物资,组织安排探灯事项,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据此,巨洲探灯习俗可能源自江西。

但是,我爷爷并不认同这个说法,他说他的爷爷曾告诉他一个美丽的传说:很久前,家乡久旱不雨,偶然听说衡山水雨充足,农民丰收,得知只因衡山人每年端午划龙舟、元宵探灯拜龙王,龙王受恩回报老百姓所致。于是,老家人也请人精心制造了龙舟,吉日吉时,在河边祭拜龙王;又在元宵节时,做一百盏内置蜡烛的灯笼,饭后绕全村走一圈,各家各户也在房前屋后点上蜡烛,让辉煌的灯火倒映河水。第二年,果然迎来一个丰收年,从此巨洲探灯遂成习俗,沿袭至今。

探灯是老家巨洲人智慧的结晶,它承载着家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,也凝聚着老家巨洲人坚定的信念,正是这永不熄灭的灯火,才使得这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传承至今。作为巨洲人的子孙后代,我是骄傲的,也是自豪的,愿我的家乡人民永远同心同德、和谐友爱、吉祥平安。

●横山皮影戏

攸县有“皮影之乡”的美誉,其中“横山皮影戏”被列入湖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年春节回家过年,在县城的文化广场,我和酷爱听戏的老父亲有幸观赏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横山皮影戏。

春节的攸县县城,夜色笼罩下的文化广场人头攒动。广场的西南角,皮影戏艺人们把几张八仙桌拼成戏台,用帷幔围住三方,正面用木架支起一块白布,台内燃灯照亮,皮影戏便开演了。只见一人打鼓,一人吹笛,操纵皮影的人双手翻飞,一手握脚蹻,一手持手签,一会儿唱,一会儿说,演到打手战场时还不忘用脚一抖,便是人们常说的“连唱带说一脚踢”。

你瞧,观众们也被表演深深地吸引着;有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幕布上映出的人物,仿佛出了神一样;有的人拿起手机一张接一张不停拍照,生怕错过哪一个精彩的瞬间;有的人紧紧地围在帷幔前,侧身大量幕布后皮影艺人的操作,再与幕布前的起立行走一一对比,兴致盎然……

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在旁给我耐心介绍,“横山皮影中的人物、景色制作都是用牛皮、驴皮或羊皮制成,先将皮革在桐油中浸润,使其透明,然后请纸艺人剪作人形,加上色彩。每个人影分身为首四肢六部分,再用铁丝或粗线连缀起来,使之能活动自如。如今改为皮纸制作,用操杆操作。皮影人分生、旦、净、丑四种,身像只十几个,而人物头像却多达数百个,演唱时依据人物而取头像,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脸谱泾渭分明,让人一看即知。”

眼看着戏台帷幔前观众越聚越多,老父亲高兴地继续着他的介绍,“横山皮影戏采用的是戏曲演出本,既有《西游记》《南堂教主》《封神榜》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连台戏,也有《水漫金山》《打铁》这样的折子戏,多取材自古典神话、童话及寓言、民间故事等,其中以做工戏和武打戏居多,而且在武斗场面会出现很多新创意的表演,可说是‘戏中戏’。”

看戏,我是门外汉一个,难得要领。听屏幕前的表演艺人介绍,这是一出传统老戏《潘闹救主》,讲的是国舅梅林兄妹,为讨皇上宠爱,设计陷害东宫,丞相潘闹识破奸臣阴谋,将计就计与阴谋者周旋、抗争的故事。由于横山皮影多采用湘剧和花鼓戏的唱腔,以地方方言道白和串词,并夹杂许多俗语俚语,很是贴近攸县百姓生活,也深受攸县人民的喜爱,经常会在一些传统节日、红白喜事、庙会、祭祖仪式时演出。

横山皮影戏传承至今,在攸县民间仍有着长盛不衰的生命力,听了我的介绍,你一定也想亲身感受一下皮影艺人“一口道尽千古事,双手舞动百万兵”的高超技艺吧。

●打铁水

攸县打铁水,是一门与冶铁技术相伴而生,在生活中演绎而来的古老的民间技艺。它起源于明末清初,鼎盛于清代至建国初期,衰落于“文革”期间,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民间又恢复了表演。从盛行、衰落到复燃,它跨越了三百多年的时空隧道。

攸县打铁水的表演,通常在节日或庆典的场合进行,以祈求平安、幸福,也用以驱除邪气。最早,攸县农村请补锅匠在自己的厅堂或坪院里打铁水;后来,城关地区请补锅匠集中在体育场(老坪街)打铁水。民间认为,铁水圆圆,团团圆圆,象征着节日的喜庆。在烟花尚未问世的年代,打铁水更是一种难得的娱乐活动,表演者用精湛的技艺,将滚烫的铁水幻化为璀璨的铁花,点亮了节日的气氛,也赢得了人们的赞叹。

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补锅行业逐渐没落,打铁水这项技艺也一度面临失传的风险。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文化遗产,近年来,攸县文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对打铁水进行抢救性保护,并将其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打铁水的技艺看似简单,实则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技巧。表演者首先将铁块放入炉中加热,待其熔化成液态后,用勺子舀出,再用手掌或木板将其抛向空中,铁水在空中冷却过程中,会形成各种形状的花朵,如流星、雨点、菊花等,煞是好看。

更为神奇的是,打铁水艺人能够徒手接触1500度以上的铁水,而毫发无伤。他们通常身着简单的衣物,仅在肩上搭一条罗布手巾,足穿胶鞋,便在滚烫的铁花中来回行走,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毅力。

去年中秋夜,攸县旅游发展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,打铁水表演作为重头戏之一,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观赏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随着一声声洪亮的号子,三位表演艺人手持勺子,将滚烫的铁水抛向空中。铁花飞溅,在灯光下折射出绚丽的光彩,如同天女散花般美丽壮观,引来了阵阵喝彩和掌声。

这场精彩的表演,不仅让观众领略了打铁水的独特魅力,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许多纷纷举起手机,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。

打铁水不仅是一项民间技艺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它体现了补锅工匠精湛的技艺和不怕受伤、勇敢献身的敬业精神。在烟花尚未普及的年代,铁水曾作为替代品,具有很强的观赏性、娱乐性和实用性。

如今,打铁水已成为攸县重要的文化遗产,它不仅保留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,更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。通过对打铁水的研究,可以进一步了传统冶铁技术和民间艺术的发展历程,对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文脉

“状元及第”牌匾及背后的故事

萧茂生

在攸县界江萧氏家庙挂有一块“状元及第”的牌匾,匾宽48厘米,高88厘米,周围有龙凤图案,四个金字闪闪发光。此匾是茶陵萧锦忠被钦点状元后而制,为什么挂在攸县萧家祠堂,却是说来话长。

界江萧氏一世祖典公,字道山,元代至元三年(1337)生,明洪武七年(1374)由江西望谷徙攸县界江,与茶陵岳阳萧氏同源同宗。据界江萧氏四修族谱记载,状元公萧锦忠三次到界江萧氏宗祠拜祖。第一次是清道光十二年(1832)在长沙读书时回茶陵进宗祠求祖保佑,受到界江宗亲热情款待;第二次是中状元后的第三年,奉命来茶陵二县督察。其衣锦还乡,荣归梓里,拜谢宗祠,祭扫典公墓,甚为隆重;茶陵二县公事毕,回朝廷复命,再次登宗祠拜别。萧锦忠此举给界江萧氏宗祠带来荣耀,此后,萧氏宗祠改称萧氏家庙。

萧锦忠(1803—1854),字翻平,号史楼,茶陵县东山人(现云岩街道办事处,东山坝社区),一个清贫穷苦的农家子弟,孜孜不倦地读书求学,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)获钦点状元,填补了长沙府200多年科举状元的空白,湖湘为之轰动。时任京同乡会和驻京乡亲欢天喜地,大堂宾客,请戏班,张灯结彩为他祝贺。但堂堂一代状元萧锦忠却只投过翰林院修撰,更被弃置栖居乡里。关于其遭际,有几种说法:一说是他中状元后因宿娼而不被重用,因此万念俱灰,从此甘愿做一个“白首为功名”的状元;二说是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过境茶陵,曾请他出山辅佐大业,但萧锦忠避而不见。又说曾国藩也曾致信他一道课书,他写了一首诗回绝,拒不出山。他1845年42岁中进士为状元,只过了9年,51岁便撒手人寰,抑郁而逝。

萧锦忠之父名棠庭,字聚堂,以子贵封承德郎。咸丰十年(1860),界江萧氏四修族谱时,请他写序言,此时是萧锦忠去世后的第六年,已年逾古稀的萧父把失子之痛藏在序言里。他在界江萧氏宗家亲家住了几天,来时将复制的“状元及第”匾额带来,存挂

萧氏家庙内。还将状元萧忠的一首道谒诗刊在界江萧氏四修族谱内,诗曰:
人在世上好安闲,兴致浓茶当酒欢。读不尽的三坟五典,走不尽的圣域贤观。说什么状元及第,要什么生员主监。万里江山今犹在,霸王猛虎反招谗。我不贵也不贱,识破乾坤一肩担。衣不着锦绣,只需几件遮体的衣衫。食不思高尚,只需每日几点的常餐。住不思高楼大厦,草茅茅房只整顿几间。养几条金鱼,栽几株牡丹。挂几幅唐诗宋词,贴几处楚水吴山。结几位良朋携手言欢,无事把关门。曲肱而枕之睡。一个潇潇洒洒,胜过那西皇土上人一般。醒来时展书看看,操琴弹弹。得意时柴门大打开,水一壶,酒一罐,喝一个不醉不醒,哪管他啰嗦嗦,乐乐娇娇,而我伴着小孩户外的游玩。仰看云烟弯弯,俯看流水潺潺。哈哈,此一般乐境,不是神仙,却也神仙一般。

今天看来,这首歌曲,竟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,堪与《红楼梦》中的《好了歌》相媲美。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云岩问禅

张毅



宝相庄严的云岩古寺

外圆洞。一种禅意油然而生,让人不知是石凹的自然生发了禅意,还是禅意的生发让石凹更自然。

标兵笑问:“你说法师为什么要在这里参禅?”

我想了想,“或许是背靠山石,能让禅师更好地感受大地的脉搏,更好地聆听自然的声音,更好地参悟天地的玄妙吧。亦或是背靠山石,更能隔断人心的繁杂,让本我更好地直面自然,直面人生,进而参透世间真理,直抵禅心。”

站在祖师参禅处,感受着大山深处的森然,闻着古寺的袅袅檀香,听着古寺禅钟与鸟兽虫鸣,一切都那么清新,那么自然。夏日的炎热,尘世的繁杂,都在微微山风中变淡,变轻。

我仿佛看到,昙庭法师身着布衣,在山谷中怡然耕作。锄一抔土,洒一瓢水,播一颗种,流一滴汗,在平淡却不平庸的日子里,法师与天地山林共生,佛即生了,法师与他的影子共舞,禅即悟了。

自此后,山谷的人们与法师一道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自食其力,怡然自得,在天地的运行中体会生活,在生活的劳作中感受禅理。禅,便开了花,散了叶,起了风,生了云,成了你,成了我。

恍惚中,我仿佛又看到了自己,看到了过往。与朱熹老夫子共话“书院春秋”,那是少年的意气。与昙庭大师同参“云岩禅理”,则是今夕的禅心。年少不负自己,便不负意气。今夕静享安然,便静享了禅心。

当即,将所见所感,赋得《夏日访云岩》一首,诗曰:炎炎盛夏日,古寺问禅心。钟磬山房静,蝉鸣草水深。微风消暑气,洒洒作清吟。恍恍先师梦,悠然余梵音。

返程的路上,只见水塘的荷花开得正好,心中所虑早已尽皆放下,便不负这次与云岩相问一场了。

云岩古寺,梵梵禅音,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约。



云岩禅师墓塔前的石雕

这是我第三次拜访云岩古寺了。

第一次前往云岩,还是2014年秋,我应约与诗社诸前辈一道访胜。当年的我尚不知禅为何物,只把自己当作万千香客中的普通一员,自然品不出什么味道,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,只有一首应景而作的《游云岩寺》见证了曾来过。诗曰:丽日当空白露秋,且随诗友探深幽。山山黄叶翩翩舞,澹澹清泉细细流。一派庄严迎眼,三分素雅映心头。无须醇酒留香客,梵语全销万古愁。

诗语平淡,无甚出彩,一如我的到来与离开,就这样,我完成了与云岩古寺的第一次邂逅,却与禅失之交臂。

第二次到访云岩,是参加醴陵市组织的“新八景”评选活动,诗社一众诗友应邀为市内一些景点命名并吟哦成篇。

与诗友们溯源溯流,方知云岩古寺由唐代昙庭禅师所建。相传昙庭初怀侍海(慧能徒孙),怀海故去后又师从惟俨(慧能徒孙),得其真传,参悟玄理,后传法良价。良价与徒弟本寂共创禅宗五家之一的“曹洞宗”,故“曹洞”始于良价,由本寂完善,以昙庭为祖师,云岩寺又可称为曹洞祖庭。

这次云岩的朝圣之旅,本应与大法师以及宗宝地来一番心灵的映射,悟得形影相和之理,奈何何当年书生意气,最终选择了以传自宋朝的深江书院而赋。所幸吟“书院春秋”的诗作获得活动头筹,虽负了禅,却不负年轻的心。

时间一晃渐十年,昔日的少年终不负当年意气。

只因近来心里颇不平静,便与几个文友相约第三次往云岩古寺访禅。桂主席与

杨老师夫妻二人自然恩爱,标兵一人也是洒脱,云朵带着妹妹与儿子颇为有爱,我则带着老母亲还有二宝哥哥和二姐妹妹妹也亲和,四个家庭十口人,两辆车向着古寺浩浩荡荡出发。

第三次来到古寺,我的心趋向宁静,也虔诚了。

那絮状的白云,如轻飘,似悬浮,隐隐约约,如梦似幻,便把蔚蓝的天空映衬得更辽阔。我抬头望天,便觉心更宽更大,那些承载着的和不该承载的便被压缩到心房的小角落,空出来的地方,只剩下山谷的清幽,古寺的清雅,阳光的灿烂和松柏的悠然。

我们瞻仰了大雄宝殿的庄严肃穆,又品尝了老龙井水的清凉甜美,还体会了唐朝古松的历史沧桑,一行人不管信佛或是不信,顿时慢了下来,心也跟着变缓,变软。在昙庭禅师的舍利塔前,我们一一向先师鞠躬致敬。平日里最是吵闹的二宝哥哥和二姐妹似乎也感受到了古寺的禅韵,难得安静下来,甚至学着我们的样子,双手合十,向先师行礼。或许,在他们幼小的心里,还不明白什么是佛,什么是禅。甚至,我们这些成年人,也很难讲清什么是佛,什么是禅。我们不懂,便用标准的鞠躬,标准的合十,让我们看上去很懂,很虔诚。他们不懂,鞠躬合十都是那么的随意,但他们的心,却是那么的纯,那么的真。

最后,我们行至昙庭大师参禅悟法的石壁,那是一方十分古朴自然的山壁,褐红的山石与青色的苔痕相映成趣,那山石仿佛浸润着佛法的浩瀚,而那苔痕则生发着禅理的玄妙。在山石参差突兀间,有一半人天然凹陷,显得尤为平整,分